

天高地厚

关仁山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1949-2009
共和国作家文库

天高地厚

关仁山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高地厚/关仁山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9.8
(共和国作家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837 - 9

I.天… II.关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29917 号

天高地厚

作 者: 关仁山

责任编辑: 应 红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新丰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400 千

印张: 30.75

插页: 4

版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837 - 9

定价: 33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出版说明

中国巨轮，乘风破浪，高歌猛进，短短六十载，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，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。中国文学，风起云涌，蒸蒸日上，流派异彩纷呈，名家力作迭出，同样令世人瞩目。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，我社启动“共和国作家文库”大型文学工程，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，以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，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、历史进程、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，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、勇敢实践、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。这套文库，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，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，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，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。我们同时相信，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、更加绚丽。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、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、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。

作家出版社

蝙蝠在西方被看成与魔鬼、黑暗相关的不祥之物。可是在中国的华北平原，五只蝙蝠飞聚一起，常常表示五种天赐之福的降临：长寿、富裕、健康、好善和吉祥。

——题记

目录

白蝙蝠卷 /1

蓝蝙蝠卷 /91

黑蝙蝠卷 /181

绿蝙蝠卷 /275

红蝙蝠卷 /369

后记 /479

白蝙蝠卷

1

蝙蝠村的媳妇嘴巴臊，蝙蝠村的姑娘秧歌扭得好。

秋收的一个上午，梁双牙骑着自行车从县城回来，在路上碰到了村里的秧歌队。刚下过一场保墒雨，地面有点潮湿，路边黄熟的玉米秆也是湿漉漉的。跳到路上的青蛙听见锣鼓响，没命地往河沟里蹦蹿。

梁双牙呼扇着漂白褂子看姑娘们扭秧歌，姑娘们手里舞动的红绸子跟她们的嘴唇一样鲜艳。不知是哪家姑娘装扮成跑驴儿，颠到兴头儿上还要在路上烟遮雾罩地打个滚儿，狐狐地丢给男人们一个媚眼。

年不年节不节的，咋扭起了秧歌？梁双牙心里嘀咕着，就听见周五婶跺着脚喊，快看啊，过来啦！

梁双牙顺着村人的视线看去，石砢铺成的村路上，几辆玉米收割机隆隆地开过来，带来一阵风，风被阳光晒得热起来。领会的老头儿手一挥，锣鼓齐鸣，姑娘们的大秧歌就扭开了。

梁双牙明白了，村里人正用秧歌队拦截玉米收割机呢。年景旺哩，玉米把阳光吃掉了，就如潮湿的热气被人的身体吸掉一样。梁双牙攥车把的手掌潮湿了。天刚放晴，觑着眼睛遥望九月的冀东平原，阳光照耀着平坦的原野，光影像薄纱缓缓地流着。大田里有人放开嗓子吆喝着，吃烤玉米喽！吃烤玉米喽！这声吆喝勾起梁双牙肚里的馋虫。每年收秋时吃烤玉米都格外香。

吆喝声时断时续，好像跟远处的熟人亲热地打着招呼。铺天盖地的秋庄稼泛着迷幻的金黄色，看在肉眼里就是银白色的了，玉米林子比房屋还高，使人看不到村庄。但梁双牙看见了北面桥头秋阳下的脊背，男人女人的腰们朝棉田深深弯下去。四顾茫茫，都是无限耀眼的白棉花

呀！他不时看到一些鸟儿从棒子地飞到棉田那边去，那块玉米地是梁家的，棉田则是鲍家的。秋阳蒸腾着地气，一浪一浪在平原上滚动着、跳跃着。土腥气和秋天的香气从地垄里融融漫卷开来，随那锣鼓声缓缓飘到村巷里去。

收割机被截住了。车里有邻村的领车人，领车的小伙子把脑袋伸出来，笑着作揖，说蝙蝠村的大姐大嫂们，你们就把我们当个屁——放了吧！

周五婶赤裸着上身，抱着吃奶的孩子喊，车里的光脸筷子听着，今几个，你小子的屁也是香的！

领车人咧咧嘴说，瞧啊，谁说蝙蝠村的娘儿们嘴巴臊？那位大嫂多会说话儿！

周五婶笑着说，那你就下车吧！只要把我们村的玉米收了，不会亏待你们！

一个操东北口音的司机说，光耍嘴皮子不行，你们拿啥招待我们？

领会的那个老头儿喊：要酒，有好酒；要肉，有好肉！

领车的男人探出脑袋嚷：光酒不行，要好肉！你们舍得把好姑娘献出来吗？

周五婶把奶头从孩子嘴里拔出来说，好啊，小筷子胃口不小哇！那得先把你的家伙掏出来亮亮相，看够不够个儿！

领车人吓得缩回脑袋，两条腿故意抖抖地打起颤来。一阵哄笑之后，那个老头儿一抖手里的小彩旗，喊一嗓子，姑娘们，扭起来，扭起来！于是秧歌就又扭动起来，跑驴儿竟然滚动在收割机前的轱辘底下。姑娘们的额头上甩着亮亮的汗珠子，脸被红绸子缠绕着，红色又被秋香浸着，那红色就显得有几分温柔了。周五婶悄悄对姑娘们说，撒开了扭吧，这帮龟儿子啥时下车，就啥时停！记住啦？

梁双牙笑着站了一会儿，心说，高，实在是高！这是谁家在用这个法子拦截玉米收割机？当他看见老爹梁罗锅时，蓦地就明白了三分。

梁罗锅背驼得厉害，后脊上没有啥东西，却像拱出一个大肉瘤似的。梁罗锅明显老了，笑容里充满慈祥，他满脸皱纹地笑开了，目光被前头的鲍真吸引着，根本没有理会梁双牙的归来。秋收过后就要播种冬小麦了，他派二儿子双牙去买新麦种，可就在双牙离开蝙蝠村的这几天，双牙的恋人鲍真回来了。今年是联产承包的第七个年头，玉米种植面积大，收割成了难题，附近几个村的村民都在拦截玉米收割机。

梁双牙挤在密匝匝的人群里，看见大哥梁大立牵着花色奶牛看热闹。梁双牙往人群里挤了一下，目光辗转着，一眼看见了秧歌队里荣荣的笑脸，他笑了。荣荣跟鲍真一起上城打工，她回来了，那鲍真不也回来了吗？荣荣脸上没涂白粉和胭脂，看上去有一种自然美，眉眼挤弄着，水蛇腰一拧一拧，吸引着好多男人的目光。

梁双牙刚转身想走，忽听一声“双牙哥！”梁双牙先是一愣，回头一看是荣荣，就笑了。荣荣歪着脑袋说，你看见鲍真姐了吗？梁双牙惊喜地说，她也回来了？荣荣比原来丰满了，是普通庄稼人所梦想的那种女人。她仰望着他，眼睛很亮，身子往前倾斜着。梁双牙笑着说，荣荣，你们这是——

荣荣说，这是鲍真姐的主意，给咱村几家子一块儿拦截玉米收割机。

荣荣笑了笑，又跟他套近乎说，跟我说，你想不想鲍真姐？梁双牙红了脸。

荣荣一溜出队伍，就被一旁督战的鲍真看见了。鲍真不动声色，冲着领会的老头儿努努嘴。老头儿把烟头拧了，狠狠地吧荣荣吼回去，还没鼻子没脸地训她。荣荣吓得直吐舌头。

梁双牙幸灾乐祸地笑着说，好好儿扭吧！一抬头，正好与鲍真的目光相遇。鲍真惊喜地走过来，亲热地喊，双牙！双牙！梁双牙赶紧迎了过去。鲍真终于回来了。秋日照耀着的鲍真，身材在阳光下显高了，脸蛋儿白润润的，仍然很漂亮，额头光润，上身挺得跟水葱似的，胸脯鼓鼓地起伏着。长长的双腿穿着发白的牛仔裤，把屁股沟都裹出来了。在城里待久了，就换成了这副打扮。鲍真冲着梁双牙笑，悄声说，傻样儿！梁双牙憨憨地笑，说你再不回来，我可就废了！两人都大笑起来。

终有一天，依恋将代替欢爱成为爱情的主调。

鲍真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女人对第一个爱她的男人总是终身难忘。梁双牙说话有点口吃，显得笨拙又憨实，鲍真感觉可靠又可笑。她觉得梁双牙挑不出啥坏毛病，按照娘的标准，庄稼人嘛，身体健壮、干活勤快、舍得挨累、晓得节俭，这就是好样儿的。

梁双牙跟鲍真是同学，高考落榜之后，他们聊了整整三个晚上，双双就进入恋爱阶段了。是爱情重新唤起了梁双牙对土地的深厚情感。从鲍真姑娘身上，他找到了纯朴美丽的东西。是她让他不再害怕劳动，是她让他对土地有了信心。白天是劳苦的，但他有每一个愉快的夜晚——

怕下雨，老爹梁罗锅派他和大哥夜里到田里运谷草，这个时候，梁双牙就偷偷喊上鲍真，先给梁家运，后来就给鲍家运。鲍真趴在谷垛上，脑袋几乎抵住他的后颈，谷草的芳香跟鲍真的身体一样使他迷醉。他递给鲍真一截子青青的玉米秆，说比南方的甘蔗还要甜。她嚼起来，一股新鲜的汁液爽爽地流进嘴里。她让他闭眼，轻轻将嘴唇对准他的嘴巴，满口甜汁，哧溜一声，送进他的嘴里。他把甜液吞咽进肚里，一把搂住了她的脖子，喃喃地说，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！你知道吗，你知道吗，啊？

他从脖子抚摸到她细长的双腿，他早就恋上这双腿了。鲍真的黑发一下子就散开了，说，双牙，你娶了我吧！梁双牙摇摇头，说我福浅，怕架不住啊！鲍真骂着，你少来这套！我算看透你了，有刀净往死猪上砍！梁双牙被逗笑了，在他看来，他们婚姻的前景依旧像平原上的雾气一样模糊。然后他们就换了话题，鲍真跟他流露出一自己对大平原的向往。她让梁双牙发誓，无论遇到什么挫折，都要陪她在蝙蝠乡生活，白头偕老，然后陪伴她徒步行走一遍冀东大平原。梁双牙就举起手来起誓：只要我梁双牙还有一口气，就是你鲍真的人，我愿意陪伴你走遍冀东大平原的每一个地方！

鲍真、荣荣跟随村里的姐妹们要到县城打工去了。那天黄昏，鲍真到棒子地里看梁双牙，将她那处女身子献给了他。在铁桥下的草滩上，鲍真的血润湿了秋草。鲍真让梁双牙辨认鲍家所有的田亩、地块儿。看着村里大块的田地荒芜，鲍真也都在心里记下了。鲍真说，咱们太穷，我到外头挣些钱回来，我娘和我姥爷就托付给你啦！梁双牙眼见着鲍真从羊肠子一样的田埂上消失了，像梦一般虚幻。

女人的心谁也弄不懂，土地上的事谁也说不清。联产承包之后连续几个丰收年，梁双牙也感觉疲累了，他盼望已经走了好几年的鲍真快点回来。去年这个时候，梁双牙和哥哥梁大立也曾去县城里打工，找不到工作，哥儿俩就摆摊炸油条。可丢下锄把，好像就不再是庄稼人哩！大哥梁大立明白，双牙是奔鲍真去的，可是没有找到。转过年，村长荣汉俊就带人去了县城里，将他们哥儿俩拽回蝙蝠村种田了。

鲍真，你过来！梁罗锅喊着。鲍真脆脆地应着走过去了。

鲍真朝收割机走去，进行一场收割玉米的谈判。这是梁家、鲍家和几户农民的联合行动，雇用花会队的开销几户均摊。梁双牙只好朝鲍真

挥了挥手，说我回家等你啊！看着她摇动的细腿，竟然有一股滚烫的东西冲上了脑门儿。

看得出来，鲍真是这个秧歌队的主宰。梁双牙记得，鲍真在村里劳动的时候，留着齐耳短发，走路轻盈活泼，可如今成了挑梁拿事的当家人，城里打工的辛苦竟然没有使她的腰肢变形。几年了，梁双牙每时每刻都不能忘记鲍真。

梁双牙又站着看了一会儿，秧歌停了，收割机上的老客儿被周五婶几个娘儿们拽了下来。鲍真在老客儿面前表现着她的伶牙俐齿，把个周五婶牛气得拍着大巴掌喊，牛犊子们，我们蝙蝠村这样儿的姑娘，你们也敢要？

梁双牙骑车回到家，站不安立不稳的。他娘玉环看完扭秧歌回来正忙着做午饭，老爹梁罗锅和大哥梁大立就进了家门。梁双牙问爹，鲍真咋没回来？梁罗锅满口夸奖说，这孩子带着收割机给咱家干活儿呢！双牙，麦种买回来了吗？梁双牙的心思哪儿还在麦种上？随便说一声“买来了”，就要走。梁罗锅喊住了他，说让他先吃饭，然后到秋田里给鲍真送饭去，梁双牙这才勉强坐了下来。梁罗锅趁着等饭这会儿工夫去收拾后院的菜园子。

这个时候，荣汉俊走了进来。村长大人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梁双牙应酬着：坐，村长坐啊！

荣汉俊村长扫了眼屋里又叹了口气：鲍真她们回来就好哇，外头那么好混吗？不管进城还是还乡，这鸡巴年头儿，腰包最瘪的还是咱农民。穷些儿没啥，还处处吃瘪子受气，你知道小木匠云舟吧？

梁双牙点头说，知道，他咋啦？

荣汉俊说，他瘸着回来啦！在城里给人家装修房子，包工头儿拖欠他一万多工钱，他去找人要，不但没拿着钱，还被城里人打折了一条腿！要是在家种地，能有这事儿吗？

梁双牙骂了一句城里人，然后问，村里都有谁还乡啦？

荣汉俊扳着指头念叨着说，有文庆、杨双柱、败家子、康乐大伯、振良一家子、宽富一家子、广田一家子、徐大姐……他又说，多啦，有七十多户，也没见他们阔到哪儿去！也就是人家杨广田，卖菜发了点儿财，一回来就闹腾着要地种大棚菜，还说要把房子推了盖小楼！

梁双牙喜忧参半，没说话，他喜的是村里又有了人气儿，忧的是自

家这售粮大户怕是做到头儿了。于是两个愣坐着，有一阵儿没说话，梁双牙看见，荣汉俊的目光落在屋北墙上的锦旗奖状上了。这一墙的锦旗奖状都是他和爹从县里、乡里捧回来的，什么售粮大王、劳动模范、小康之家……他觉得，这是梁家的荣耀，也是蝙蝠村、蝙蝠乡的光荣。

荣汉俊轻轻撇了一下嘴，仍然感觉不舒服，但他什么都没说。梁家与荣家有世仇，可他身为村长，大面儿上得过得去，男人嘛，得讲面儿！更何况梁罗锅也曾有恩于他。他只想，梁家给蝙蝠村带来的荣誉，也就等于他荣汉俊的荣誉，毕竟他是一村之长呀！其实，荣汉俊开始扶植的是高家和周家。这两家的人口和土地都不比梁家少，可就是不如梁家人勤快，还净想歪点子，种地投机取巧，结果总产和单产都比不过梁家。荣汉俊恼火，只好把荣誉给了梁家。而今面对这堵墙，他眨巴着眼，脖子直了半晌，想说点啥又咽了回去。

梁双牙只能看见他的侧脸，看见他那只肥肥的大耳朵。

院里老牛闹棚，院门就打开了，有一男两女走进来。梁双牙知道他们都是城里人，是针织厂的工人，工厂停产放长假，他们就到乡下来打工。这仨人是领班，男的负责玉米田和稻田灌水，女的负责采摘头茬儿棉花。都是计时包工，每天都要发一遍工钱。城里人说半月领一次吧，梁罗锅却喜欢日日清，一是不留啰唆，二是为城里人发钱是件格外痛快的事，每天发，就每天都痛快一次。

梁罗锅从后院回来，进屋与荣汉俊打了个招呼，就抱着钱匣子给城里人点钱。递过钱的时候，老人还要叮嘱几句农活儿要领，城里人乖顺地走了。

唉，这罗锅子也老多啦！荣汉俊看着梁罗锅，心里不禁感叹，日子不饶人啊，当年的罗锅子，哪是这样儿！

梁丙奎老爷子的一身傲骨，几乎在长子梁罗锅身上没有多少体现。梁罗锅落下一身的病，胃疼的时候也不吃药，只是拿老伴玉环给他准备的炒黄豆往嘴里扔。他舍不得花吃药的钱，而且田里的活儿逼得他也没那份空闲上医院。如今赶上粮价上涨的好年景，老人掐算今年秋收会有大进项。他吃着碗里的又看着锅里的，还想好好地干一程子。没承想，荣汉俊村长一开口就把他噎住了。真没想到，秋天里还乡的村民要抢他的土地了！梁罗锅脸阴着，后背哆嗦起来。

荣汉俊吸着烟说，没办法，我也是被逼无奈呀！我也想了几天了，

跟村委们碰了头儿，都没啥好招子，人多嘴杂，耕地越来越少了。就说村北那片地吧，乡里宋书记的小舅子早围了，说要买下给台商搞造纸厂，可圈了这么多年也没动静，占地款还欠着哩！

梁双牙说，咱村多缺地啊，那就把它收回呗！

荣汉俊为难地说，宋书记能依？就是表面依了，从哪儿不能给你一双小鞋穿？再者说了，你二叔梁乡长也难办啊，为给你家争出点儿地来，他能张这个嘴吗？

梁罗锅梗着脖子说，不管村里地多地少，咱的承包可是有合同的，承包期十年！咋着，咱政府的政策又变啦？也大腿上号脉——没准儿啦？

荣汉俊看着他说，唉，政策没有大变，可下头小九九多哇！你是知道的，当初地撂荒着，县里、乡里逼着我跑县城里找人，我才去把你们家双牙和大立哥儿俩找回来，当时是给你们许下愿的，说好十年不变。可是俗话说：“十年河东十年河西，莫笑叫花子穿破衣！”我搂着十年没跑儿，谁承想他妈的刚三个年头儿，土地又吃香了，村里人不用找就自己往回颠儿！乡里又开会了，你家二叔说要重新承包土地啦！

梁双牙看着荣汉俊说，我二叔也是传达上级精神啊！我是说村里这些势利鬼，粮价儿一涨就种地，不合算就往外跑。我是想，要是明年粮价儿再变，还打白条子，他们莫不是又撂荒而逃？

荣汉俊说，谁知明年咋样儿？再胡折腾，我也不当这村官儿啦！钢厂那边儿我还忙不过来呢！

梁罗锅闷闷地吸烟，不吭声。他刚才进村，就看见满街筒子的村人，也闹不清这么些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。完了，这地是保不住了，这些人原来是奔土地回乡的呀！他闭着眼，眼眶子抖出老泪，这他妈的，活活儿一本儿糊涂账！

荣汉俊嘴困舌乏懒得说下去了，呆呆地瞧着梁罗锅和梁双牙。梁罗锅是厚道的庄稼人，种地都种出花儿来了。过去鲍三爷带着人们学大寨修梯田那阵儿，荣汉俊和梁罗锅一同当过标兵。梁罗锅跟土地亲，这一点荣汉俊不如他。三年前，蝙蝠村家家田里荒着，老人率领两个儿子在自家责任田里种上冬小麦。梁双牙急着去县城打工找鲍真，也拉了哥哥大立出外打工，老人不放心这两个愣头儿青，才不情愿地离开土地去找他们。但他没能拽回梁双牙，还是荣汉俊帮了他这个忙。荣汉俊村长连吓带劝，把这两个东西拽回到土地上，梁罗锅对荣汉俊的敌意这才慢慢

淡化了一些。

两个儿子回乡的第一个春天，正赶上一场大旱。荣汉俊的老爹荣爷，招呼着村里的老弱病残到坐槐寺里做了场祈雨法会。荣爷把家族的镇邪魔罗杆子都竖起来了，蝙蝠对魔罗杆子十分敏感，魔罗杆子一立，就招来了白蝙蝠，白蝙蝠的到来竟给干旱的蝙蝠乡带来了一场喜雨。梁罗锅并不信这个，但在滂沱大雨落过之后，他给荣爷送去了一盒子蛋糕。

梁双牙和哥哥回到蝙蝠乡，跟爹继续耕种土地，他没找到鲍真，也懒得在县城里泡了。再说鲍真走时有话儿，她娘、姥爷都得靠他照料。他这一走就是半年多，鲍真家里的事情也耽搁了，觉得心里很愧疚。对于鲍真，他向来顺从，他觉得没有哪个女人能像鲍真这样可爱。

鲍真一直没有回来，荣汉俊起身要走，梁罗锅说，晚上喝酒吧。

荣汉俊摆了摆手说，不喝了，等鲍真过门儿，我一定来喝喜酒。我还有事儿，这群杂种们一回来，搥倒葫芦立起瓢。然后他转了身又说，你们先收秋，秋后再分地，我先顶着。你们没听说稻地镇的事儿吧？

梁双牙问，稻地镇咋啦？

荣汉俊鼓起腮帮子骂，咱村还算好呢，稻地镇的井坨村，有两家种田大户上县里告状去啦！回村的人，没收秋就抢地，连地带庄稼一块儿抢，敢情回家吃白食儿来啦！玉米田都给瓣光了，还把人也打啦！

梁罗锅惶惶地说，老和尚打伞，无法无天啦？

梁双牙也瞪圆了眼：这政府就不管吗？

荣汉俊村长说，管是要管的，可法不责众嘛！把人都抓了，一个村里住着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给子孙做仇哇？！——他似乎话里有话。

梁罗锅看了他一眼，并不接茬儿，只是摇头晃脑地叹气说，人哪，这从城里浪荡回来的也叫农民？胆子大得敢操天啦！汉俊啊，你可得给大伙儿做主哇！你就跟他们说，不用他们抢，我收了秋就把地让出来！

荣汉俊满口应着，晃晃悠悠地走了。他走出几步又回头张望，笑着招一招手。梁罗锅觉得荣汉俊的笑容里藏着东西，越发不塌实，回到屋里端出钱匣子，拿出红纸裹了钱，递给梁双牙说，双牙，去，给村长送去！

梁双牙说，往年不是交了粮才给村官儿们送呢吗？

梁罗锅虎起脸训他：你小子懂个屁！今年不是闹“还乡团”吗？不给村长见点儿亮儿，谁来护着咱们？

梁双牙愣着说，别听荣汉俊瞎白话，我看是吓唬人！

梁罗锅生气地一瞪眼：啰嗦个啥？你不去我喊大立啦！

梁双牙只好接了钱，扭身出去了。

梁罗锅瞅着窗外黑咕隆咚的样子，顿觉胃疼得厉害，就知道心病与疾病结伴来了。他缓缓蹲到屋地上，老脸蜡黄而虚肿。老伴玉环端着一碗汤过来，让他把汤喝下去。梁罗锅使劲一挥烟袋锅，碰着了玉环手里的碗，汤碗哗啦一声掉在地上碎了，没烫着人，却把锅台上遛步的母鸡吓飞了。梁罗锅往嘴里扔着炒黄豆粒，嘎嘣嘎嘣地嚼着。

整整一个下午，梁双牙都没见着鲍真，他忙着卸了麦种。到了傍晚，梁双牙感到村里确实有人气儿了。家家户户的炊烟轻轻飘浮起来，晚炊在夜空里晃晃悠悠的，他的心也跟着晃悠。不知是谁家的门楼子塌了，几个人在那里清理道路。也不知是谁家开着录音机，里边正放着一首不知是谁唱的歌：“跟着感觉走，让它带着我……”梁双牙站着听了一会儿，听得血往头上涌，他抬腿就走，大脚蹬开一窝聚群儿的鸡，鸡们嘎嘎叫着跑开了。后来，他一路上总碰着黑天还不进窝的鸡们，这群鸡婆子跳骚，不是要闹地震吧？直到进了家门，他才真正高兴起来。

鲍真真的回来了，正在屋里为梁罗锅捶背呢。

瞅着洋里洋气的鲍真，闻着她身上的香水味儿，梁双牙的眼睛就亮了，说鲍真啊鲍真，你还知道回家呀！鲍真笑着问他，不回家回哪儿？你不认识我啦？梁双牙嘿嘿笑着说，变了，变得不像咱蝙蝠村上的人了，像城里的阔小姐啦！鲍真瞪了他一眼。梁双牙看出她身子瘦了，皮肤有些松，可是眉啦眼儿的依旧透着媚气。她身子不板，腰肢柔软，在外面待久了，连说话走路的姿势都活泛了，那股懈怠怠的样子很好看。

双牙娘放下灶台上的活儿，笑着过来跟鲍真说话儿。她怕鲍真还要出外打工，就试探着问她今年有多大了。鲍真说，都二十四啦！鲍真说这话带着疲倦，好像已经相当苍老，像朵还没正式开放的花却过早凋谢了。鲍真看出这位未来婆婆的心思，格格笑了一阵儿，说她这次回来要过太平日子了。梁双牙听后就想知道，你在城里的日子就不太平？梁罗锅和玉环却眉开眼笑的，都明白了鲍真的意思。他们太缺人手了，而且盼着抱孙子呢！梁大立跟媳妇成亲以后，给梁家生了一个丫头，梁罗锅和玉环就指望梁双牙和鲍真的出色配合了。

梁双牙知道鲍真说话算数，这回肯定不是“天上扭秧歌——空欢喜”了。这样一来，鲍真不用再捶背，梁罗锅的胸口也平顺了许多，胃

也不怎么疼了。

梁罗锅将梁双牙和鲍真支开，独自在灯下鼓捣秋天的收支账目。他没有账本，全部账目都在心里装着呢。他知道，今年米价和棉价都上调了不少，按最不好的行情，除了全部开销，赚头仍是很大的。只盼今年政府别再打白条，前年的白条还有一半没兑现呢！尽管这样，他还是舍不得这片地。谁都知道他梁罗锅在地上舍得花血本，化肥和大粪铺了几遍了。当初接手那阵儿，全是盐碱地，地皮冒白霜，人走上去硬硬的，如今从地里抓把土就能攥出油水来。他还添了那么多农具，光水泵就买了三台。他领着这个超负荷运转的家庭在地里奔忙，仿佛不是一个家，而像过去的一个生产队，他就是当年的鲍三爷。老伴玉环给累垮了，有一次吐血晕在田里，梁罗锅怕她真出闪失，就再也不让她下田了。鲍真回来了，她能牢抓实靠地在地里转吗？老人正犯嘀咕的时候，鲍真和梁双牙说笑着进来了。鲍真笑着说，听说种地也不少来钱呢！梁双牙却把脸一沉说，刚才村长来过了，咱家的地眼看着要让回乡的人夺走啦！你也是奔地来的？

鲍真瞪他一眼，说傻样儿，我是奔谁来的？

梁双牙抓挠着脑袋，嘿嘿地笑了。

2

村长兼村支书荣汉俊站在自家的楼顶上，望着远处的田园和厂房，望累了，目光就缓缓收了回来。看见瞎媳妇姚来香从房间里走出来，他的心咯噔一下子，仿佛停跳了。他努力回忆自己娶亲的情形，而那些内容总是模糊不清，今天却不知怎的，忽地明朗起来。

早年不娶，涝年不嫁。荣汉俊娶亲的那一年，先是浅旱，后是深涝，到了稻子吐穗的时候，天气却是见湿见干，好得无可挑剔，而此时冀东平原蝙蝠镇的人们几乎逃光了。逃荒吧，驴日的，逃到哪儿去不是个受呢？荣汉俊的老爹荣万昌总是这样骂着。

荣万昌，人称荣爷，抗美援朝丢了一条腿，就凭这条腿，村里老老少少就都敬他三分。骂归骂，荣爷没走的真正原因，是等着给大儿子荣汉俊娶上一房媳妇。

荣家娶亲的这一天，正是白露和秋分之间的季节，村里竟然空无一人。荣爷的脸上极为不悦，就像有人在那上头糊了一层黄泥。他坐在村口骂街的时候，声音渐渐变小变哑，皱巴巴的长脸上泛着青色，慢慢没了力气，盯着眼前的一面灰土墙不动了。

那土墙上搭着一个破衣烂衫的人体，日光在人体上照得生硬绝情，远看像一片破席头，人和土墙的颜色连成一片，难以分辨。荣爷冷不丁抓起红木拐杖，朝灰墙扑了几步，以为是哪里来的叫花子跟他示威，便挥着拐杖朝那人的脊梁骨抽打起来。那人头上、脸上、屁股和腿上，都让荣爷的红木拐杖给烙红了，可人还是不动不吭，慢慢就顺着荣爷的拐杖滑下墙头，把墙下的青草压倒了一片。

——汉俊！咋会是你小子呢？荣爷呼吸着扑腾起来的土末子脸便白了，咚一声跌倒在儿子面前。他抱着荣汉俊的头摇了又摇，荣汉俊却是蜡黄着脸不睁眼。荣爷解开裤子尿到他的脸上。荣汉俊是被爹的一泡热尿滋醒的，尿水流得他满脸都是。他露出饿了要吃的满脸可怜相，虚虚地说，爹，新娘子啥时来啊？

不争气的东西，你咋挂到这儿了？荣爷咳了一声喊。他的右裤腿空荡荡的，像悬空的拐杖一样摆来摆去。他记得前天晚上，汉俊离家到十里开外的稻地镇去借要在婚礼上穿的衣裳。此时荣汉俊搂着爹的一条单腿泣不成声了，在嗓子眼儿里哭诉，说跟三姨夫借来的咔叽布上衣被路上一群叫花子抢了，他们不仅抢了他借来的衣裳，还把他身上的衣裳也扒走了，他只好把叫花子扔下的破衣烂衫穿上了。他没脸见爹，肚子饿得让人直不起腰，就趴在墙头上压着胃口，说这样好受一些。胃里是平顺了许多，可是腰杆子火辣辣的，喘不动气，觉得自己的身子在半空中飘荡，无根无底。这时他的心头掠过路上见到的悲惨一幕，那些饿死在村道上的外乡人正在腐烂变臭，散发着人们都熟悉的死亡气息。他真怕自己也这样死在路上，这是荣汉俊落生二十八载最潦倒的季节。

儿子这副模样怎能进洞房啊？荣爷跌坐在草地上，身子抽着，抖着，越活动越瘦小，目光很快就直硬了，盯着天空哭了起来，弄得空荡荡的村子都是老人嘶哑的哭唤声。

荣汉俊先是觉得委屈，后被爹的哭声惊动，脸上、身上忽然觉得疼了。爹打他的时候他正饿昏着，又饿又疼的荣汉俊这时候才想起自己今天要当新郎了。这般新郎当得真没劲，简直把脸面丢尽啦！可人有脸的